

之中
有不
同
聖人
猶化
工
賢人
猶巧
工
賢者
守義
安命
聖人
未嘗
有知
功高
天下

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
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
絲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
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有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
是及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命，然為聖為賢
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鎮未嘗有聲，由知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
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
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
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大賢
聖人
之分
憂世
憂民
之心

吾輩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
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
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聖人
憂世
和樂
之心
樂天
知命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聖人不知已
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即抑當憂
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當乎
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
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
並行而不悖，則一者氣象又為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
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
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

而求之度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聖人
以中
道公
道應
物

魯齊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集

覽

孔子按一統志孔子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名嘉之子充魯魯遂為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于尼丘生孔子因父丘少習禮容適周見老子回弟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丘田封孔子晏嬰祖之退而脩詩書禮樂曾定公以不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進為司空復為大司寇二月而誅少正卯齊懼與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歸之田還墮三都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適南歷聘諸國復歸魯自正樂俛而喜易因魯史年春秋年七十二卒父弟子後三年魯追益尼父漢追謚仲尼公後周追封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曰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有誠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

聖人
無求
在之
義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然有可做起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

聖人
猶欲
有為

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禪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

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也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輩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處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復忘言○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人會問者曰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禪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簞瓢固是萬鍾由

顏子
大勇
作得
禹禪
湯武
事功

顏子

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笑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

尼已是多也

集說顏子按一統志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之

首年二十九髮蓋曰二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歷代累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歎焉故未見

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

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

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

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定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

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籠

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籠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

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實

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命意味相似矣不審是不然子曰是如

此○問顏子之學意是死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

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律其成就則湯又不得也顏

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文德比顏子比孟子則

孟子當推看磨移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養顏子優於湯

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者曾

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

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

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

顏子
優於
湯武

顏子
和之
氣

大畧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麓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鉢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麓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着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卓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且多卒傳聖之道者乃管曾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中信實甚多

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

簣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處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為者同心

焦覽 曾子按一統志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

賈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為教人之法後世追封卹國守聖公從祀孔子廟庭子張按一統志顯係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才高意廣晚年進德後世追封陳伯進寔立侯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分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恭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重貴賤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其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其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滿○曾子父子相友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

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集覽子思置一統志孔及子子思先聖之孫哩之子為魯懿公師公問何以利氏者曰穀不居之室以賜百姓奪寔龍之祿以服困置無令人有怨怒而後世有聞見也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後世追封沂國公配享孔子廟庭田子方按史記子方子夏弟子魏文侯以之為師侯子擊馮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夫子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謝之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然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佳地剛毅孟子也佳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放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拜稽首而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集覽孟子按一統志孟軻戰國時鄒人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梁以仁義說其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後世累封鄒國亞聖公配享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又矣自周衰以來聖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

有德之言造道之言

宗傳

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責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果寡，以謂又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曾魯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負而茲言，設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聖

顏子
得聖
人之
道
孟子
有功
於道

子功馬

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為言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子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已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顏微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顏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縱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

厲不由也集覽

定哀之時定哀魯二君之謚也謚法安民大慮曰

孔子為政會齊侯于夾谷齊欲襲魯孔子以禮誅其淫樂齊侯歸魯侵地而謝過及命三桓墮三桓不果季桓子受女樂而怠於政孔子遂行公在位十五年卒。哀公名蔣四歲即位既而孔子友魯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十七年公欲以越伐三桓反為三桓所敗公奔衛如鄆少越尋卒在位二十七年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

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

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誦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

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口發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

聖人德盛與天為一

季身任道

分庭抗禮

便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便恂恂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盡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闕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覲者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其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

顏孟
於仁
孟壽
氏提
天周

我非生而知之好敏以求之文百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文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
其次莫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
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
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
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
舍我知其父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
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
寧反覆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孟軻氏開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

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絕乎絕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著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
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
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
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
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
嘗動於心矣此亦是矣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
道理問若使曾子為邦此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孰然曾子
亦大段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
來見識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
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

聖人
德無
不備

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
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慙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
覺愈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
有子思孟子其傳承遠至學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
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君子貞則其
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
不備如顏子已是致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此未完如仲弓則
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
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

有腳跟底合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
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
子終是愈○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愈不甚子細只
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
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
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
曾就己做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子字并秋殺盡見
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
此更不露便是孔子事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
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

顏子之量無涯

顏孟規像石象不同

聖人而存

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未知顏子所學其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學親切似孟子也

雙峰饒氏曰顏子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其閑暇他人則或以卑賤取辱或以剛且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神集覽曰陽貨左傳魯定五年季平子卒既壘陽虎曰桓子而專國政注陽貨季平家臣名虎

孔子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弱者易挫

略是也弱者難強宰我知也集覽宰我按一統志宰予字子我魯人孔門弟子以言語稱知足以知聖人嘗曰以予觀於天子負於堯舜德矣仕為臨淄大夫追封齊國公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即其甚尚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而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違遽急道之際方寸亂矣

鳳凰翔于千仞之上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

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闢漆雕開漆德○
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
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
理○子寧極尊敬子路○夫子秉符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
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
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
下更說其克己復禮宜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
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問孔明學者如子
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于他學其事他在聖門
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實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
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李

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
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
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脣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
守規矩嚴毅底人○子夏後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
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是公
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
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
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著雖若見誣於子夏然要為知
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
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
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

與子與

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成明之賢亦其意

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

而不滯於形器豈其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

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此身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

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

多少病痛集覽蔡離開安一統志開春秋蔡人孔子弟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

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

曾子並稱也與集覽閔子按一統志閔損字子窋魯人孔門弟子

損冬月衣以盧花絮父察知之欲逐其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

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孔子稱之曰孝哉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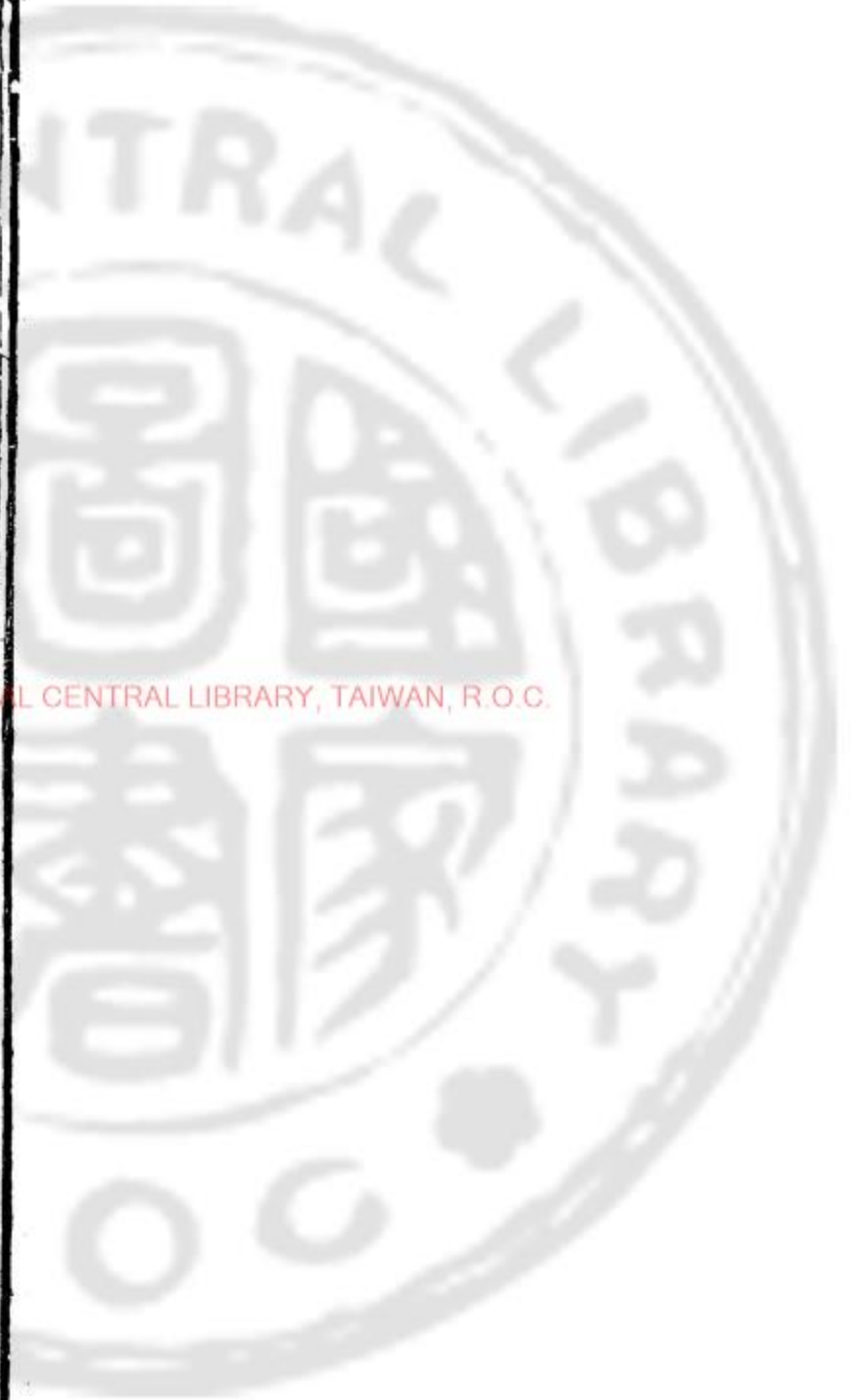
子窋人不聞於其父母

昆弟之言後世追封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性理大全第二十八卷終



新刊性理大全第三十九卷

諸儒一

周子 名淳 順字茂叔 號蕪溪

前 列 古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

非於奉身而燕及嬖孽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集覽按宋鑑周敦頤通判虔州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嬖孽守趙林熱視其所為執其守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注嬖渠營切無弟兄也嬖鄰溪切寡婦也

程子曰自爾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窓前草未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舛

延平朱子曰黃山谷謂周子酒下口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曰

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

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寬柔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孝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整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為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馬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懿深密孔徑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頌慕

理亦謂其精靈嚴整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孰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不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有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此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大中獨知之曰然又道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

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具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一世宋興
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大極陰
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
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
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
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
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一程
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
士靡然鄉之○替先生後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
先竟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補註 書即通書易大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朱子曰言不足以
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繫辭以盡言又

曰太極具天地万物之理周子為圖像又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
無通書却教人如何解得故大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又曰通書乃
大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終始豈用意為之哉是
則所謂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者乃所以著圖書之相為表裏而言
意之無盡也與凡月無邊庭草交翠熊氏曰胸懷洒落猶光風霽
月浩氣凌洋生意無窮元庭即章翠色交加其意象豈圖書所能
集覽程大中按宋鑑程向字太中河南人羽之曾孫仁宗朝以祖
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後响抗議指其不便累官至大中
天運聖隆按一統志僅華峯在九江府城此三十里望之如芙蓉
因名下有杏林肯重奉此益江按一統志益江在九江府城西
源出瑞昌青益山亦各益水相傳昔嘗有人此處洗銅盆水忽暴
漲失益投水取之見一虎御盆奪之而出故各益江孔經甫按宋
鑑孔文仲字經甫臨江人延之子性狷直率問博洽加祐間率淮
士再遷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率薦極論新法之害為王安
石所黜哲宗初再遷以左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同知貢奉以疾卒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其學問如此而舉世
不知為南安獄掾自惟陳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誇誇此方是
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又遠其間儒者

孔孟之意

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之義
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
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措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
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泊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
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
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
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
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而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
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
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子聖之意予以復明○先生

所至如春和氣

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一氣之
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
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故其所養內克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
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
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
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
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
治先王之禮樂刑政 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一程先生兄
弟益 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
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
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

生端之功

卦集覽法不當死按宋鑑周敦頤康定間為南安軍司理有囚
棄官去曰如此尚何仕乎殺人以媚
人吾不為也運使感悟囚頽以活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
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沒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
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
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
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
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
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鷓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濟
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浚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大

周子
發明
易蘊

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
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
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
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
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
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
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
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二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
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
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

本流不然嗜淡流之緝寒愛庭章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
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齶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竟斯
人之所未竟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
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音釋
言也音釋
際至音釋也

程子 各顯字伯淳号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童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
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
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
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
容其行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

周之

以具
起斯
文為
四任

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江甯鳳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友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感秦漢而下未有斯理也謂孟子沒而
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
入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
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亡夢死不自

之有

賢愚

竟也是皆正路之羨無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
將資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知賢愚
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辯而不
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於恕人而人不然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集覽
按一統志汝南縣名本果所置今改
為德化縣為九江府治所仍舊為

致一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
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擇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
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
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

玉 倒厚 雙表

也和氣充浹見于形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
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
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索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廣平游氏曰年有同明道先生在墓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
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
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
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學者須是
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鄆縣作簿時詩云風吹風輕折

明倫
所過
者化

先生
志學
者之
師

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知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仲
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舫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養東
窓日已紅萬物靜觀者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交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明道門羅
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郭縣按一統志郭縣本漢所置今因之屬西安府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
與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变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均之可
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克完粹和之氣溢於面皆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夫清明宮隆日月之運行

誠入之

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得載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入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
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
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
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有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
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厘權之不失輕重九貧
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與
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
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
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衷
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集覽

曰斥度也候望也所以望降燧也示兒編曰斥候謂
檢行險阻伺候盜賊三國時烽燧一夕五千里是也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早從
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
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然蓋
始恍然自夫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集覽
磁州按一統志本府所置今因之屬彰德府

天下有成德君子志在天下

武襄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
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目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
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
温公其意有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

物生意觀

放過一步集覽呂申公按宋鑑呂公著專州人夷簡之子幼嘗之至忘寢食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寓居洛陽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安明道曰不可欲常
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
萬物自得意章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章則知生意見魚則
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
而化民歷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諫奸邪之言感動
歐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乞踊本以正身惟德温上
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資
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

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齋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然高學著誰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

轉。贊先生像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

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補註楊休山立玉色金聲

與靈同言氣之充實如陽氣之虛物貌之端嚴如山之屹立色之溫栗如玉色之不変聲之共揚如金聲之不絕。揚休山立玉色見禮記玉藻篇金聲見孟子休與煦同言其和氣接人如陽和之物物也山立胃其立公嚴然如山嶽之鎮重也玉色言其色容之盛如良玉溫潤而栗然也金聲胃其詞氣之壯如金聲扣之以大則大鳴扣之以小則小鳴也北二句內亟陰陽動靜之德元氣之會渾然天成能民曰是皆天地其元之氣會合而生德性渾全出於天成不假人力之為也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曰人之仰其德者如瑞日祥雲之間見被其德者如和風甘雨之著物也元德正中厥施斯普熊氏曰龍乾之象九二中正之位聖人具陽剛中正之德大而化之猶龍之變化莫則言明道實其聖人之德而在下位使得其位以行其道則此德所施極天下矣。易本義云正

中者不階而未躍之時也易傳云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能也文行狀云先生克養有素其接物如陽春之溫其入人如時雨之潤其教人循循有序其為政道之以禮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又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所人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是則先生之德匪他施於當時抑且普及天下後世也

程子 各順字正反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

者之高瞻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孝問淵博有經天緯地

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齊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

曰程頤年二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

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

為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

釋所 聖世 之逸 程頤 聖代 之真 聖

兄顛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學之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王巖叟

叟字彥霖清平人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弊遷左司諫時李定不持所生父母服嚴叟論其不孝後論章惇罪惡坐貶未幾入為起居舍人累遷至端明殿學士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帥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

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隨流俗中龜山楊

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

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温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

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集覽

西漢家山由漢中府流經

縣均州光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

言之則有四耳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

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願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

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

夫争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

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願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

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

聖人之道垂訓

士
宜
師
孟

伊
川
深
識
聖
賢
氣
象

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為傳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二又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音謹 淳音翠 深也 寒也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曾

天
自
有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學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有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

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大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夫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替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補註伊川年十八子好學論學者師焉自是以可以講學明道為務未嘗為世俗文詞其文章傳世惟易傳為備○能氏曰此篇贊詠伊川氣象端嚴之

熊孫公通江
言之正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總論二程○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一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頽閣之徒伊川可知頽子然恐未如頽子之無我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效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小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

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柳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也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顧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認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按宋盤郵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少行義著書進士為右正言上章極言章惇之罪哲宗廢孟子

而立劉氏復上章乞追停冊禮俸其妾狂削官徽宗立召為中書舍人蔡京忌浩再謫衡州別駕尋甯昭州卒賜諡曰忠

五峰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

闢錫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

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

謂此是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

近也集覽按一統志漢州本唐所置今因之屬成都府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

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有家而國以及

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有

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

二程
孔孟

明道
伊川
造德
各異

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辯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責重可且於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然容易便無刑查澤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

君子
貴乎
理

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道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管脩政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看方好故非又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

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在列亦不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仁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

明道
可比
顏子

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前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者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終始宜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與此孟子之善類

孟子
善類
像

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其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其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予民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二程
充養
之至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餘憾矣○讀諸

先生之書惟學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及復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其接人治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自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充從雜博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舒泰未有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雜角

不雜者三

之可見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若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索至此。故意屢禱而言。歎室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掃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善元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初年將大有為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王人。進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儒者自有名教

吾道自足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書雖受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曼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友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澹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文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少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兼惠之學。宮異日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

李必
如聖
人而
居已

多苦以知禮成信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
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片異學自孟子
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
其洽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及躬自治不以語人雖
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
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
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集覽
崇文校書故云昆陵陳濟曰後
宗文數校書故云昆陵陳濟曰後
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
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疾今按移文
稱病為是

子厚
李成
德

程
明
為

或論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
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曾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其衆一夕一程先生
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一程近
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
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
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
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
得此子又更有此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
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

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湏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某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湏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更容改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令人乍見往往以為難

其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踈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臥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間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真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

說仁者天下之公善者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辛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軀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補註

此篇贊詠橫渠力學精神。思之功入道進德之勇。齊魯諸侯所著其書十三。皆備行於世。吳起衛人。嘗李於曾子好用任為曾將。破齊復為魏將。擊秦魏。侯浮西河而下。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起曰。在德不在險。武侯善之。為西河守。大振聲名。既而見疑。適楚悼王聞其賢。以為相。於是德養士卒。平越。陳却晉伐秦。諸侯畏之。

先生
以道
自任

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為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孔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道其
在是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也。平於是。走長適楚。適齊。魯。曾。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時心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

其歸任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爨其父母
居之裕如謂孝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遂
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
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矜正而不諒通而不汙
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
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
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惟喜尊養其
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
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
先生之孝得之於孝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皆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

初古
內聖
外王
之道
空
中
樓
閣

真
人
流
豪

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補註宋史列傳之才字執之受易于穆修
攝其城令聞邵雍好李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
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何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而
雍探曠索隱妙悟神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
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
也○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堯夫襟懷放
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
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舛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語
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
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
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
不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

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
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
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
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
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曰堯夫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
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總做得
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堯夫於百源按一統志邵雍其
先范人勿隨父吉徒其城宋天
聖中吉登蘇門山顧謂雍曰若聞孫登之為人乎吾所尚也遂下
隱于山下雅戶百源之上布裘斷食躬糗必奉公受李李之才輩
思於易後徙居洛陽衛人賢之按一統志
衛州名後周所置今為衛輝府屬河南道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
甚可羞事到強為終有道非心得竟悠悠。昂中龍虎忘看守棋

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
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弱
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
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
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
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
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
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
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
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
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着工夫曰為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

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
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
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
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
如堯夫必用推筭其更無許多事即即默然集覽富彥國按宋鑑富彥國字彥國河南人篤孝有大度仁宗時率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拜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后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
為富文卒贈太尉謚文忠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
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堯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為畫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
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羅旌牖讀書懸居以下

日則焚香獨坐脯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
府少吏法不餉餽萬賓乃為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
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
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
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已又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
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又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
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
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
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齋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
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
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友也

張氏崱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拱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
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
居其城廬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
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
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會其學而奉
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
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
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反之
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
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
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者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

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又察其所處
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
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竇公為買
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
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
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為詩學易而造於理集覽之才按
一統志北海郡名漢初所置今為青州府屬山東遺李之才注見
前卷退居其城按一統志其城縣名隋初所置今為輝縣屬衛輝
府天各王豫天悅按一統志大名縣名五代唐
所置今因之屬大名府王豫字天悅未詳出處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
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
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

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於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絕意雜便投身遠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

伊川不及孔子

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挾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儉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寬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伯大輔舒可謂人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致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

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湯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辯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有此意似與性為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為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物皆焦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在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至字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

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拊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狀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二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時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日物行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聖人
道其
常

千鈞
弩

月窟
天根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
 堯夫先知之術先生又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
 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替先生像曰天挺
 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
 今古醉裏乾坤補註天挺人豪英邁蓋世熊氏曰天所挺生豪
 也謂時出也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英蓋掩覆也程子曰吾從堯
 夫遊听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駕風鞭霆歷覽無際熊氏曰御風
 氣而上游叱雷霆而在下遍覽宇宙之間浩無邊方之限○駕風
 鞭霆即列子寓言御風之意蓋以深贊康節放曠之氣象也無際
 謂天地六合之外程子曰堯夫放曠即伯温曰伊川嘗指食卓問
 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怪論大地萬物之
 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手探月窟
 足躡天根熊氏曰一陰生於姤是為月窟言即子能探陰陽消長
 之理而姤卦居先天焉上故曰手探一陽生於復是為天根言
 即子獨會陽長陰消之理而復卦居先天焉之下故曰足躡先天
 有圓方二器始上復下乃圓高也閑中今古醉裏乾坤熊氏曰閑
 中自觀古今之變醉裏玩視乾坤之大○行狀云先生著經世書

經之以元紀之以魯參之以運終之心世又斷自曹震迄于王我
 天道人事興衰治乱靡所不載此即所謂閑中今古也又無名公
 傳云性喜飲酒飲喜微醺弄九餘暇閑往開來此即所謂醉裏亂
 坤也明道尊和先生首尾吟曰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
 誰贊詞本此○此篇贊詠康節集覽林少領按宋鑑林之奇字少
 胃歷豪流之態玩心高明之域集覽領候官人累官宗正丞時朝
 廷欲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言三經率為新法也晉人以王
 衍清談之罪深於桀紂王氏實負王衍之責後以祠祿家居彌拙
 齋呂祖謙尊師之所著
 有書經金闕宰桐于學

性理大全第三十九卷終

前書錄金閭李師于學

奇呂由無在明之何著

科書錄之果悉外禁格王丹實負王師

致為學之為用王交百三形之詩言三

曾科錄之悲以高即之海

非贊本此○此高贊飛東

中出則首筆味去主首早今日酒裏

天宜入事與察送任其不痺出時

盛文以承以會參之以戰然之以世又油自書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卷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間居中其管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簞異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其曾與楊時讀了數篇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及於其事自小

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
絕力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真矣以謂苟能使知者廣則用力
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
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
無疑焉○李端伯相聚之不久未見他操獲然才識頓悟自是不
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只是到底○邢明叔明辯
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
者豈不可惜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
非導入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
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
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直矣○謝良佐記問其博曰賢却計得

高

曾著
終有
守

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與范
與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直礙而信者致誠也○
尹焞曾張繹後俊恐過之曾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文游中英
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少託吾道者傳○李端伯按宋
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息秘書閣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本
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有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
者視敬至今從者顧與劉詢有焉范與之按宋述經記育字與之邠
州三水人舉進士爲涇陽令以赤親謂歸從張載程頤學有薦之
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時上疏論築地西夏及
進築之策不報出知河中府哲宗時召爲太常少卿未久卒紹興
中贈資文
閣學士
呂氏大忠曰蘇李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
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

定夫 師門 見稱 讀書 過目 成誦

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序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書棄其學學為○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自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汜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禮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其得之傳覽

扶溝縣按統志扶溝縣本漢所置今因之屬開封府

死二 人 氣 相 似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曾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排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幾似之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周恭敬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勿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遂娶馬愛適常人伊川曰頃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

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惇即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惇具以告先生曰其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

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

聞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

不亡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

扶聖道陳旸按宋鑑光庭河南偃師人景子十歲能屬文為諫官有言言路然集賢院李士知路州光庭從程頤李嘗李於胡瑗瑗亡口以為李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子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

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

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龜早成

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間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彼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厚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者知其文李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依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出流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自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為李之本於忠信



南

長君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

君昆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

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

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

生與謝文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集覽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因往從學宋鑑肥公等初程頤為御史時

而從李馬尹川有治端宋鑑程頤於哲宗時擢崇政殿說書詔聖

間前籍富涪州頤至涪寓居北巖巖注月易所漸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

解悟燭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

恐繹不及燭伊川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

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和氏寬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

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集覽**按宋鑑張

安人少家貧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伊川自涪還遂往受業伊川稱其誠樸卓犖又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淳也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

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

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

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

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

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

氏子也**集覽**按宋鑑元祐貴人謂司馬光文彥



王巖叟王存鄭雍傳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俞李清臣蘇軾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文解于侁賈易鄒浩程頤秦人張來昆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是也天觀中宋徽宗年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溪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鹿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雅廣師說躬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戾言淺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墨巖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求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

聖人
以剛
德為
君子
頌叔
論遠
源狀

潛蘊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其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退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曰云其只是要看着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子却好○游定夫清德意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

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繞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日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仲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嘗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是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

龜山出處如何

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各是說得那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嗚嗚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走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廢二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真公。○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自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

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
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興學使者
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語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
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
皆稱其言論開導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其有少時妄
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
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
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隨所徧處去上蔡才
高所以病痛盡在於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
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
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

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
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卻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
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
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
蓋且養他氣質淘凜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
禘不視學蓋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
人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
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
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彼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
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

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直是
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
上者言是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是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
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
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昭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
得透徹方是○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
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末也因言學者只守得其言
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
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
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兩朝汪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
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

孟子
之法
至論

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
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驚
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
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
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
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
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
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
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
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
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

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其次第○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問郭冲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揚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揚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

參較所疑及病販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七輩立論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質固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其看來這道理若不

是併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敘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仗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揚謝諸

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及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准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自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其善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禮底見解如洒掃應對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知

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
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卓世使天子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思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太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

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
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
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
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此朝
廷文字多是呂檜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
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生看莊列等文字
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
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
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
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
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掉見上一截少下面

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直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
劉詹夫朱公掇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
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
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此小好而已所
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肯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
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
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
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
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
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

別不寔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按宋徽宗宣和元年召楊時為秘書郎初蔡京客張鷟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綱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鷟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由是乃召為秘書郎神師道按宋鑑師道字尋叔洛陽人世衡之孫負氣勇敢知兵有謀以陰補三班奉職宣和初知滑州累遷洛州防禦使因夏人犯邊以直言忤王黼責為左衛將軍致仕金人入寇詔趣徵兵勤王欽宗立突圍入見乃上疏極陳講和之非不聽弟師中戰死憂憤而歿季伯紀按宋鑑李綱字伯紀即武人

少有大志政和初奉進士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議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用有不及而其忠誠非所恤也所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按宋鑑欽宗靖康元年夏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兩庭德安府之應城按一統志德安府本宋所置今因之屬湖廣道應城縣名宋初所置今因之屬德安府額因介紹記聘義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介佐佑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魯仲連傳注相佐助曰紹介高宗按宋鑑高宗各指徽宗第九子十架死陷高宗南渡都於錢塘以圖恢復用張劉端岳為將中興功業指日可期既而秦檜賣國力主和議誅殺功臣宗飛死諸將皆罷自是偷安一隅未年禪位太子退居德壽宮在位二十六年季朴先之按宋鑑朴字先之與國縣人潛子紹聖初進士仕為西京國子監教授以嘗言孟后不當廢事勸得尋以陳確為徽言召對首言士大夫從王氏季敗壞心術利性變直操復切實天下高其各請康初累遷祭酒高宗召為秘書監未至而卒有章貢集二十卷運山易周禮琴人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首良商曰歸藏首坤周曰周易首乾其卦皆入其別皆六十四卷諫議按宋鑑范祖禹元祐間為諫議大夫故云注見卷首姓氏陳文尉按宋鑑陳文尉上饒人號克齋朱熹門人講學於山著書立言得其師旨趣高風雅操為鄉邦所共仰卒祠于寧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
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
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研平
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
己之難也程荷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
用却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
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問
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楊應
之勁
挺不
屈

覺軒蔡氏近思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
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

此

和叔
至誠
敏德

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胸中閃爍開發
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沅時靡有爭遇事如控懸遂曲舞交屈
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
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
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
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
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
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望之知
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蘇
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

之者○馬特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耻以釣名居朝九所建
明輒削其黨故人少知者集覽劉安節按宋鑑劉安節永嘉人天

文行推重登元符進士弟官至太常少卿馬時中按宋鑑馬仲宇
時中東平人紹聖中進士為西京法曹欲依程頤門之學時李徒
及遂頤因辭仲曰使仲得聞道死亦無憾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
擢監察御史汴京陷張邦昌僭立仲以書責之邦昌沮沮乃迎孟
太后垂簾高宗即位擢發中侍御史撫諭湖廣詩
邦昌寺遂奏黃浩善汪伯彥青監濮州酒稅卒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並舍

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

大然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

以造聖人為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

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

不能喻况天下乎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

勸道
人主
以脩
身為
本

三代
以來
死此
文論

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竟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余

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

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功夫點檢他人

耶○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

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

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管夫自嘉亂

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

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

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

道而敏於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

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

天下
之理

聖明
門事
業為
已任

下之理有一無二迥若異端則有間矣。○尹和靖若正仁實不欺
間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為人質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
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均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
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
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計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
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
命在。○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教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
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
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

陶鑄
自命

此真
有志

志在
行道

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
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
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
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
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是不可行也
集覽 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按宋鑑高宗建炎二年貶中
待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中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
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具言
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
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竟死道中聞者冤之

羅從彥 字仲素 號豫章 早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語知舊學

程子

深唐諸儒
無近似者

龜山
唱道
東南

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
後方心廣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
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
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益一人而已○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
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
楊道未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常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是

世於大

緊要不可以不考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
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
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
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
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辯
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
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
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
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
偏若以世之大服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

有德
有言
之隱
君子

映
不
忘
君
之
心

毫髮之偏也如天惟附子冷底人與得也好如要通天下與便奇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
 道充篤而司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
 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
 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
 訪得公州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
 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
 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悔是其歎敢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
 輩素隱行怪之比邪集覽 嘉定七年嘉定未寧宗
元豐宋神宗年號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
 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

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
 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齎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
 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
 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
 之人紛更憲度貽惠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
 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
 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
 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

天下
大本
在是

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道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天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

自然
之中
有成
法

域○先生喜黃大史稱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

原中
如水
壺秋
月

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原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先君子深以為知言函稱道之集覽沙縣鄧迪天啓按一統志沙縣晉初所置今因之屬延平

府鄧迪字天啓未詳所出○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

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

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醉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

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

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

客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

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

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

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

真得
龜山
法門

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其每常亦須

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

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

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

亦有小書室然其整齊蕭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

嘗為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其異同類如也真得龜

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認其當時為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認前頭如

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

然處然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

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謂說敬字

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卑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敷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决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隱微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去其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

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何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此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嘗

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執關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

是承龜山之南道則龜山有覺其徒望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一篲一瓢凜然高風荷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軋端坤倪鬼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知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捭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肩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

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喜也小生非角趨拜恭惟
先君實其源派閭閻惻惻歛衽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
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室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
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以掣安車暑行過
我衡門返旆相遭源秋已分意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爰覆
教詔晷後有言吾子勉之九竇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
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
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遂
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誓不忘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東侯謚文定 子寅字明仲 號致堂 宏寧字仁仲號五牛附

上蔡謝氏當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父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

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剛大
正直
無愧
古人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言格君而後所以明天理正
人心扶二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軀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
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
所謂非文王猶與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
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裁之啟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
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
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曰自有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太學與重仲舒如
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

致堂
蘇
之士

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
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以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
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
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
先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
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致堂
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
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五峰善思然
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
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
論中誠仁如何曰中有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

仁者心之道言發而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為德字曰亦可但言
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
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伏基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
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
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只是
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
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
君便只混看則下稍都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
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
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
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

君子好惡以道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躰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道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

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者孰知其為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挽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嘗謂聖賢言語有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又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

以答求放心之間然雖大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總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為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不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土說其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

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生字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嘗異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其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

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其麼做體却是帶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出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隨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明仲常畏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峰便疑盡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沉淪不能

得出世。○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明，然與游揚、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峰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至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皆備可奉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另其

文定
有功
於斯

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若見道也。○序五峰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且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學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大全四十卷終

四

道義與參贊也

此乃經書其理在每夫也其家其學其理
此乃經書其理在每夫也其家其學其理
此乃經書其理在每夫也其家其學其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A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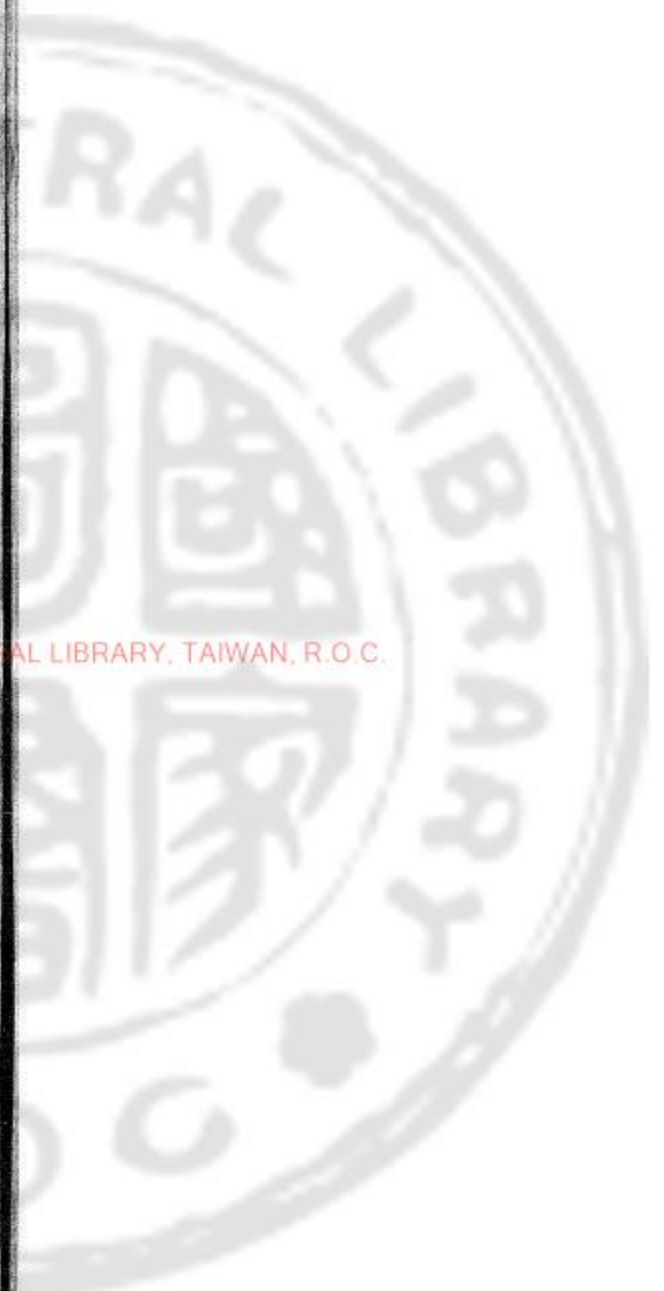
生理大全第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者容畔敦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
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三終身
弗越陋巷聞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漸貫道雖一省身
則三來輔孔門翹翔兩駿季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史部
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真已直聰恢開如
源之方駛望洋渺渺若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自
新則時子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



然動而思蹟寧平備七惟顏曾是畏

集覽

屏山劉氏按宋鑑劉子章字彥冲崇安人諱次子痛憤父死
種墓三年執喪致齋羸疾服除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事辭
歸武夷山妻死不再娶事母兄盡孝友
講李不倦李者多從之游號屏山先生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方樂善且義吾黨鮮有
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頓悟力行可畏講字極造
其微處論辯其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雜處比是操戈入室須
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其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發
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肯就事
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
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辯論持
理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

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執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集覽

羅博文按宋鑑博文沙縣人從李李延平得道李之傳尋以
為參議軍府政卒于嘉州官舍囊無餘貲有書數千帙而已
同門朱熹狀其行操戈入室漢書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李著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鼓梁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發疾漢曰
東成入吾室操吾戈
以伐我乎戈一作矛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平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
意焉而力竟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先烈之遺矩惟聞然而日
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高齋得中原文獻之傳
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且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嘗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
伸白水劉致中疾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焉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編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正乎於膏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必平稱之曰樂善好義誰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雖體認切至自是從游更坐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試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率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万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

道之
正統
在具

在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情性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

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
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遺先生之於道可謂達諸天地而不恃有道
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
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
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
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
不窮其學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
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
操而存義不待密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慙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
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 狂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

其間君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
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案
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
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初寒盛
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頃刻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存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 夙義之篤怡 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
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
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纒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極家
有無常盡其惟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
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問遺恩無所闕其日奉則衣取蔽體
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精

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既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若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寤且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辟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及不若古文之平

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攷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斂首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草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傳不可涯矣為之解則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必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求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

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
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
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
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漢漢唐
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
溺於卑陋其害豈淺也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
於是學者靡然尚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
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
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越然不會其極於中庸
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

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
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
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
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李篤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
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李則惕然常以為憂
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
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
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
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幾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

夷虜
知慕
其道

天大生
斯道以哲
之傳大人

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季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倍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誠哉嗚呼業始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吾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燬

殘闕斷析安鑿鑿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始百年路駸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倦匕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茲仕以至屬纊不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集覽百水劉致中按宋鑑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以即舉請大孝時禁伊洛學勉之潛抄日誦師事譙定揚時歸結草堂讀詩力耕自給紹興間召至與秦檜不合卒謝病歸孝者彌白水先生朱松卒屬以後事且令子熹受孝勉之誨熹如子因妻以女歸自同安按一統志同安縣名五代唐所置今因

之屬
州府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父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二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

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散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若假借以相混惑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念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幾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條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
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
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
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
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
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察然
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
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
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
以窮諸經訂詳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
可馳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復集近思錄使學者

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
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
也推卦畫之本體辯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索
淨精微之舊貫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
破彼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
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
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
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與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
藏者及平易孝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
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
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

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至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崔賡大義稟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氣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天折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躡於荆棘獲穿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髮髯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

禮經學者頗曾思子稍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辯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遺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落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學

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德蓄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辯疑隨問隨析固比皆極其精要暇而辯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置之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學道未見曰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放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躡全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恨慙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

循循有序不容躡等凌濛以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有得之其功至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有孟子沒于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后合濂溪之正傳紹鄉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繁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

集大成以定萬世之法

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道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天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景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章一木稍清陰處意日月不舜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只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輿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北溪陳氏曰先生道魏而德尊義崇一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情會最粹乎洙泗伊洛之緒九襄時有

世

然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見曰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古之緣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望無沓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詞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玉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萬世之標準以定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乘朱大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訛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間接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

聖門
講學
之樞
要

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
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
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燻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
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
書疑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漸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有
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徃徃孤意寡傳焉豈之和也絕焉莫之續
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湖北至河洛西徃關輔地之相去何啻
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
忠曰恕曰性命曰氣志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
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
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

帝王
經世
之規
聖賢
新民
之孝

分別白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於
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厲空自愛學延乎李先生
過無如特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友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
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獻之精蘊有案之異指毫分縷析如
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
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冥篤蓋自易詩中庸大
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
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
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
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
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

朱子之功不在孟子

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集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何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沐浴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手下

張栻

按宋鑑栻字敬夫餘杭人後之子頴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聞道甚早與朱熹為友熹嘗稱其早熟所見所著論語大槩說義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卒謚曰宣靖紹初從祀孔子廟庭

一見知其大器聖門有人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頴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一貫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具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

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策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又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已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造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

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篇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矣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實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其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

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歸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仲舒討焉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講人之國家則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重焉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

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曾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即往之入侍經筵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力用而敬夫不幸死矣魏國張忠獻公按宋鑑張浚字德遠漢州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咸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車前列之亂後卻就敵招降劉盜能便持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又作人壽論○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孝完封魏國公卒謚忠獻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大見識純粹錢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

見卓然議論出人意料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交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常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辯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總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徹底紙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真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其病多

春風
沂水
之樂

是如此。○學者於禮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語，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此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起，說出來乃云是原於伯恭也。○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弥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孝乎其致主之功，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乎其於道之勇，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

湖海
一世
之豪

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錫林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下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大全第四十一卷終

卷一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二卷

諸儒四

呂祖謙

自伯恭號東萊

事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多知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自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字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作洽據洽字於理爲甚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處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處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



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其優柔舒緩者亦未為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其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集覽在宗卿按宋鑑字宗卿江陰人臨興初卒進上除國子博士宰相慶交文宗以代密入對首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卒官魏後責以囚治光宗時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宗以吳氏世掌共為慮奏選他將代之後華世將之連官終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太師諡忠定○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

瑣碎處曰入之所見不同其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落落處這無瑣碎便顧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聖賢義緣多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集覽張巡按唐鑑巡南陽人博通郡書曉戰陳法氣志高邁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淮陽大小四石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郡人廟維焉○伯恭按唐鑑遠新城人禮敬宗為文學館學士遠寬厚長者安祿山反與張巡同作推揚城陷○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不屈死宣宗時圖像於陵烟閣上而已○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辯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孝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昆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執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鸚鵡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言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

帝王其必為善

語雖好又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天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不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而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未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未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怕其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棄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迂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詠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大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

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死辭盡說壞了伯夷子曰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之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隼隼
騶虞不殺詩騶虞篇于嗟乎騶虞長於身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乃見也竊脂不殺詩小雅篇交交桑扈母集于穀朱子云桑扈竊脂也俗呼青筋食肉不食粟

○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仰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

一
心
涵
古
之
秘

六
賢
訓

天愚
有成
公之
風

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薛臣始
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
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集覽慶元初薛臣始竊大柄按
謂韓侂胄也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
悔通鑑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四月安置太府
寺丞呂祖儉于韶州初祖儉上疏訴愚之忠不當罷斥語侵韓侂
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
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于貶所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
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
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管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
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

見不
可無

喜人說性曰怕只是有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
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意論性不知所學何事○其向
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
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
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
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
甚麼樣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
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
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
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

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友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重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

吾儒
方理
皆實

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得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行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口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舛萬舛。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寵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其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

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處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此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看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說克去那利欲忿憤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厭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恩兼三王孔子之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子學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

是要如此欲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人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

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人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沮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也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阿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天子之道受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語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

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此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此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初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絕高了便不肯下絕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曾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籠患而不學則始正

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徃徃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拘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終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斯道有直於不輕

朱子曰：蔡神與傅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之者，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

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亦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着藤不斷也。方叔看的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說此舊益精密矣。○晏垂

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末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池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允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真篇與傳微辭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而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

書未及為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又

允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

聖賢劉氏曰李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采按其根而辯其非允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雜易書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未嘗覺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支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太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

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九古書盤錯肯察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友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善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大地之

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者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一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仲默不愧父師之託

世轍

黃氏瑞節由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一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

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西山 力扶 大義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另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踊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注洋乎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

蓋意爾於斯焉董仲舒曰人士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及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為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集覽 韓侂胄按宋鑑侂胄安陽人崎之曾孫以陰知閣門事要元初推定策功授保寧節度使由是得秉國政自遂大臣禁用為李朝野咨然既而平章軍國重事加封平原郡王嘉泰初定議伐金喪師大劫史亦遂誅之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般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者子思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之至于宋汝南

周氏始有以繼孟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皇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齟齬乎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公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推廢之餘遂其弊於口且之末故其立朝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讀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為學即物以名義及身以求仁審天小學之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尊嚴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

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度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三雁日不足所以博聞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放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傳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好為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所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

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
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
以有徹上徹下之也也集覽百鶴山下按一統志白鶴山在嘉
許衡字平仲所居齋

許衡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
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渾于秦振衣其門所
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一時官者習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
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
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
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

之六

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漸德馬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
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
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棄棄
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
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
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

也集覽

姚樞隱蘇門按元鑑樞平州柳城人有王佐才世祖召至

任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獻按一統志蘇門山名在衛
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北門山晉孫登隱此蒲蘇門先生既
往見之與商畧終古嘿然不語歸退至半山聞山巔有聲若鶯鳳
乃登彌也願復仁甫按元鑑復字仁甫德安人皇子闕出征江南

得之會姚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履與語大悅與之北上楊惟中請建太極書院遂延復為師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後竟不受官學者稱曰江漢先生孟浪在子外篇瞿惜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注孟浪猶言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永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

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車然省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帝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母入對則眾皆注意而聽之備上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謙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洽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直積力久至誠交惡言

雖剝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嘿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靈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未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蕪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隄覽

世祖按元鑑世祖名忽必烈靈宗同母弟庚申

即位改元中統復改至元帝度量寬弘知人善在使信用儒術愛
養民力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
宏遠矣在位三十五年
年承正統一十六年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
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
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
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憮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為衆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濶洛之
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勿清浦甌草廬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為得其傳
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過出千古則又有君子馬邵子

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
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
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也平高明純勅文得朱子而厲之百
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
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
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一家門人
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碧
亂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
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
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
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為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淳矣其舊先

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
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
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
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
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
雖不列在弟子負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
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
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涓涓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得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
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
浮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

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公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
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先生而表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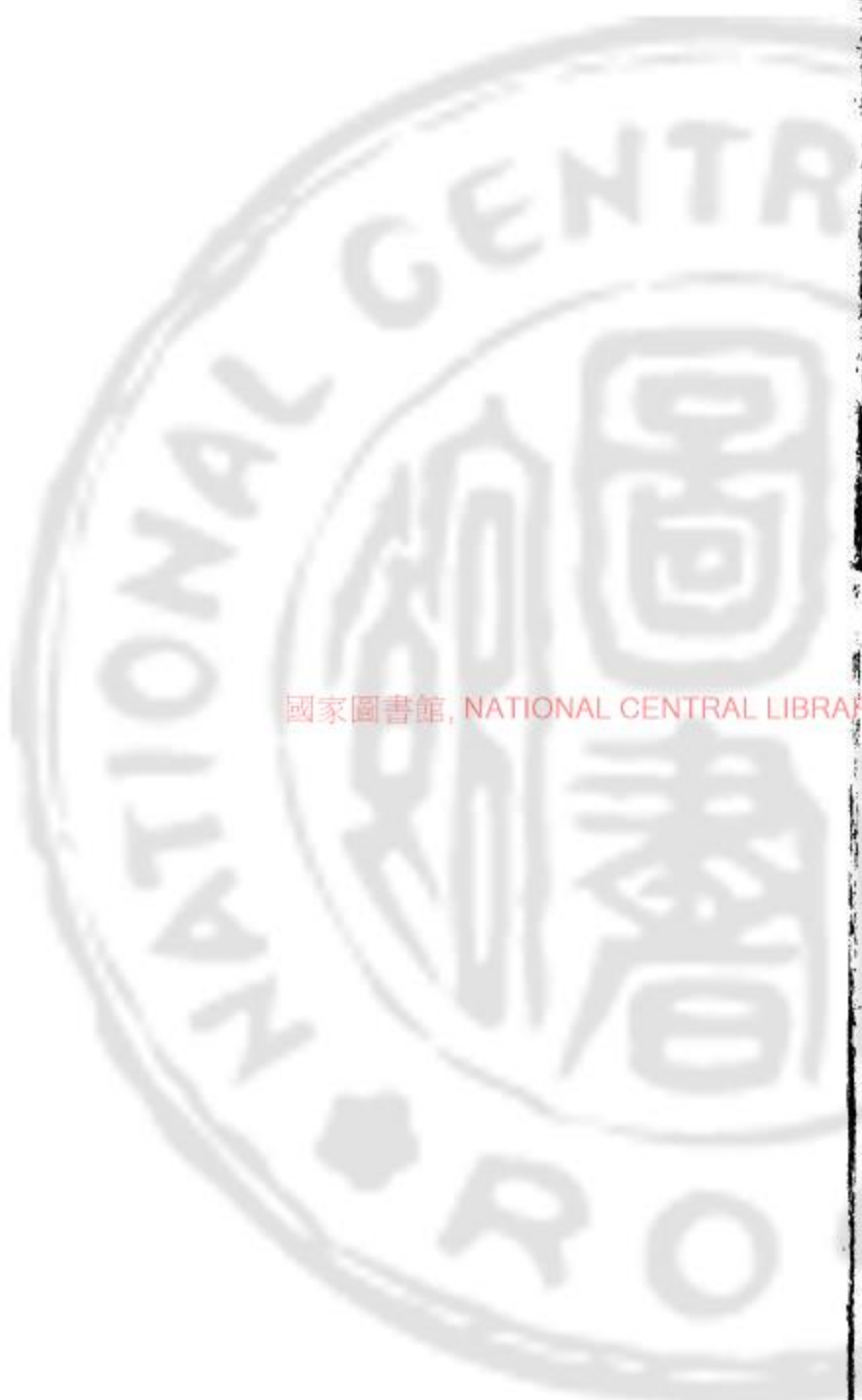
揭氏後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網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
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
學之原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
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
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程文憲
繼程鉅夫南城人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每有章
疏言民間利病及精搜訪賢才世祖皆嘉納之卒謚文憲追封楚
國公有雪樓文集 ○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
先生言如探淵海

卷之六

六

目錄

詞言別開其類又排對皆禮末州既出嘉陽之卒蓋之
 詞對論夫南如入示既具味外也既宮至餘林學士
 公野故都存草草獲同野文憲公國而野之曰草靈
 然書書而彩書靈信其基回於野下其術善書員又會皆
 學之既領具下及書春燃對語皆善其學之言限其於
 繫皆野之知而善書言則美百出及宜一十一
 野月夜俱自去主類而六
 中與之善書書
 及出非其善書書
 又百半千未
 又百半千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性理大全第四十三卷

學一

小學

大學之法以豫為先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一丸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絕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者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譏說挫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少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



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大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令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

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其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冗重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一小學是學其事大學

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此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去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須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撥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

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常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類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少趨務要安重不可票輕以
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
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
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必小有效俟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
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
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
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
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
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
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

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去受業去後須窮究道
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
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
是做入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
之言須是直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
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
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則著大學亦只是
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某今
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着亦不妨學者於
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

至於其明其暗則繫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主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小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和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賢誦詩道正事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一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指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記學幼儀則既辯名物矣而亦非事天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

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發讀誦哉戴氏
記拾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四句言或
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
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
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
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
者強偃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
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
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又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

幸責
於自
得

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
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攷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
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
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
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
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
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
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補註杜元凱名預江海膏澤渙然怡然四句皆其左傳序中語知之必

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九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易嘗遠哉○學者須要知言○九人統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樂物也知所用為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之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耻不知而不問都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

君子之學必日新

無道聖人

能知之矣○學而求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為耻未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變而遂上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即改何遠弗至也○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補註 熊氏曰聖人絕亦不已論其地則至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然本以此條合上條為一條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書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

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
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
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
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
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
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已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
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
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古
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
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
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

而爲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
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
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
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
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
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
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少言
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
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

君子之學必至於此

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在敬持養抑其次矣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於學為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日盡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治身矣。人之為學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孰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

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二弊溺於文辭牽於話訓惑於異

端者無一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為

標準。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君子之學貴乎

一。明則有功。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箇仁傳

學而為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破主。不思故有感不

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

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

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

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方德進德先後

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

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

易學外傳卷之三

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
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
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道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
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藝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蓋求之則雖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
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生
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尚
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致愈遠○為學所急在於正
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人若志趣

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誠得君子
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
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
是學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
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長弘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
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於一端而使勝於聖人也○義
理有疑一作則濯去舊見以求一作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剗
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
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慕學之始猶聞都
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
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

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後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九枚為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

矯情

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虚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補註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善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虚心以求是方為是

天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未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被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

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顏子工夫未真日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它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著方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怨怒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小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總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原怒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

學者必以孔孟為師

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同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律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據其華不知其實。未嘗學焉。德而

學者以聖人為師

友紂也。彼亦焉用學為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其在始終攷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舍先聖之書何求哉。譬是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趨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散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立的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毅則知所學矣。若

為學之要論四十一

夫承挺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其妙非習不能也
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
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
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
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殺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
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進而見子夏猶再
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
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

嘗謂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
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位
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
已足也

凍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問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嘗其然也古之君子
好學者有盡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天道如山
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
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

大成

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孰孰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求諸已為要法。○言人不善為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則已知之在人有人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也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人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若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

射如李道

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持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與。○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心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飢饉有力持守不過者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明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

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
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者方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其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又
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
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
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
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
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
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
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

釋正美

條理如或不然則處上空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
持守其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此是棟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
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為學須
先立得箇大腔當却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緊密今人多是未
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
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其址堅牢上面方可
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
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
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
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
些小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

且道他那大底是其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總通則九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辯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總說偏了文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屋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轉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洒掃小屋穩穩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會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會從裏做得底

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孝其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孝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尚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止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放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到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大小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看是合者如此不如此不得

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
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頭起來費
多心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
若犯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絕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
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
味時喫也得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在自住不得○為孝功
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功夫固
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光明
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
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

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
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去敬致知上著工
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
愈高遠者其直為高遠者則友是此不可不察也○待敬讀書表
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
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疑
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是分作兩
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緣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
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有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
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
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

知得前尚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學者須爲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總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地有散緩時便總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總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總放了須去外間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總覺便在這裏

四十一

雞犬放猶直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三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多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此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與更不問便已是几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卻意則少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